

太

函

集

太函集卷之六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表七首

明故通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海臺曾公封太夫人羅氏合葬墓表

始不佞與計偕既畢計而曾方伯請老在事者故多方伯是爲當寧骨鯁臣其年未耆胡老也固留不可高其義而遂之其後不佞入朝而冢君同亨尹京兆其後不佞在告而次君乾亨舉進士令休寧不佞居鄰邑習次君良而次君獨莊事不佞則以先考妣

之墓木拱矣蓋合葬石谿少師華亭徐公志之未表
也伯兄介無似待命明公不佞竊附通家敢不敬諾
方伯起家吉水雅以博學篤行有聞世宗首詔公
車得方伯會選進士充臺諫謝不行既授祠部郎部
尚書日屬草疏疏奏亡不人人傳誦之上方尊

睿宗立世廟光祿丞何淵上議請由太廟廟道
東出而達世廟通一爲衢上心然之諸大臣舉
言不便部尚書蠕望持輿論不堅祠臣曾存仁上言
臣聞達孝尊親務以孝達諸天下周王是也如淵議
必鑿太廟垣毀宰牲亭剪伐成祖手樹松柏藉

令衣冠出游東道先皇其如列聖何臣懼
聖孝業已不能達諸先皇何論天下上怒謫出
居外降級者三卒納言官言復故秩寢淵議詔脩
明倫大典祠部與焉疏辭不許坐與主者議格引疾
歸遙終考妣喪起膳部更主客武定侯郭勛用事主
客執禮法抗勛尋以參議分守浙東中官崔成出監
採鑛成虧境內方伯沮成百端勛嗾成誣奏之逮
詔獄踰月事白改福建參議詰姦懲如浙江部使者
候代延平僅遣吏持一牘送之境坐薦書遺方伯出
部使者知黎平時安南初罷兵廣西缺歲餉三之一

兼以輸廣東者歲萬計力益不支既擢參政督軍興
請緩外輸以紓內急已復歷左右江墾屯田萬餘畝
覈賀縣餘田二千畝歲計乃供富川貴賀脩荔諸縣
辨蠻干旄不入境方伯徧行縣始見漢官威儀乃召
父老若丁夫教之耕作畜牧聚生徒立學校教之禮
義詩書頃之士自巖邑預賓興民用豫附諸蠻兢兢
奉要束亡敢恣睢居四年遷貴州按察使尋遷雲南
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凡四遷秩具在要荒黔國世
守滇擅威福藩臬有司陪祀二王廟其禮視太廟
爲差吾鄉潘簡肅公故居遷去恭其祔朝輔以爲望

劾藩臬撓鎮守權申明舊章請得專制於是益貴但
覲復廟禮如初方伯宣言曰有詔在亡敢方其非詔
者亡敢徇朝輔不得逞必得當而要之陰使人伺短
長卒無所得滇藩下雲南大理二郡歲市金貢尚方
賈不警率就二郡取足方伯謂卒責之則已蹙乃分
二運與之期迄方伯歸休滇人德之不絕口方伯既
家食跬步不入公庭斬少宰學顏故守吉安嚴鄉飲
酒禮躬帥僚屬賓方伯固辭暇日則就鄒文莊
公羅文恭公相與明先聖之道闡微言必折衷于孔
子而歸本于躬行即正考終猶與文恭公論學不輟

方伯字懋遠學士稱梅臺先生蓋其先世本郡之梅
谿徙邑之竹山里而羅氏著橙溪里世爲婚姻方伯
受室于羅即太夫人也太夫人父工醫有陰德所全
活無慮數十百人母官乳太夫人咼咼自喜浸假女
而男也能子哉比有家方伯一逢掖耳家故不給太
夫人攻苦佐之贈主客公不治家而姑苦施太夫人
務積聚以應姑施且爲二叔婚隣棄有遺言釐方伯
姑色忿太夫人從旁解之始奉姑就祠部舍中攻苦
如疇昔會祠部具草言事家暨告太夫人太夫人自
如無所問及以罪謫太夫人自如無所尤方伯年及

這末子也太夫人力請置妾姊姒視之既而舉張氏
子復亨愛如二適舟由曲江觸石且敗太夫人躍而
起急持復亨方伯居滇太夫人任柵內即覩者目相
屬也終不能求一疵笥中一屈狄四十年餘必再三
澣乃敝及京兆尹歷主爵而後太夫人之喜可知則
謂冢君而父居常耽耽急賢者第非其任憾無繇推
轂之而毋替厥考心賢者進矣太夫人故從方伯封
宜人已從選部封太夫人方伯長太夫人者五年年
六十四太夫人後方伯十有二年而後即世蓋踰七
十者一年其一以癸丑終其一以乙丑終乃若子姓

婚姻狀具矣世之命儒者寧不負直而抱方卒然臨
之不脂韋則奇袞直方何有方伯抑貉璫絹帶礪豈
不巖巖世宗威若雷霆不測若風雨至其弼君違
持國是則所謂浩然之氣非邪其斯以爲真儒無庸
口耳太夫人內德茂矣宜儷太中二三子濟濟象賢
伊洛之屬也假令萬石君在惡得賢

誥贈通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方公暨贈夫人
姚氏合葬墓表

京兆尹方子賓舉進士之明年母姚即世蓋春秋七十
有七矣己未子賓奉母喪葬瑞林明年子賓最工

部營繕司員外郎封父祥慶如其秩贈母安人明年
封公以大耋考終 穆考即位覃恩贈父刑部浙江
司郎中加贈母宜人又明年子賓葬贈公墓墩上埠
則自瑞林遷母喪祔焉 今上四年子賓最方伯贈
大父富清若父皆雲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大父朱若
母皆夫人先是毋夫人之葬瑞林也則江陵故相志
之其後上埠合葬禮成則作者季子鱗志之具矣余
佐邦政京兆則以墓表屬余及余逝更三年喪病七
年所往往謝不敏子賓程督日至諱諄然命之即良
曙亡能顯親顧二親幸而謾聞於丘里有如異日者

求間史以徵太史則司馬氏何無言良曠既老而衰
藉令一旦先朝露死且不瞑嗟乎余於贈方伯則子
行也其何以釋諾責於子賓方氏著邑中自歛令惠
誠公始別子曰十七則自環山徙忠堂忠堂至御史
公貴父始以儒術著公曾祖父曰貴質祖父曰永寧
公故喜儒時手一卷閱諸故實天性樸邈純至無所
芬華出舍車衣舍采食舍肉至其惇倫扶義無讓齊
魯諸儒父當送戍入邊公以弱冠請代不許涕泣因
請曰有子而不能服父事生子何爲卒代之行事竣
報命母夫人歸子舍善事舅姑而逮祖姑祖姑年九

十餘安之甚每上食輒仰天祝曰願而齒若余而子孫若余而子孫婦若若事余方氏有後矣里有役則仲季當隸邑中公懼弱弟或杆有司固當任長卒遣仲季居息公往役餘二十年里人輸賦或後期公如期而代之入及取償無奇羨甚者或負公公爲弗問也者而更代之里人慙自責于是率爭先輸入邑中課催科者乃獨多公其後仲季駁駁起家公不自知其減家人產毋夫人亦以身下二奴捆以內無違言宗人子陰鬻祖兆歸市豪事覺公歎曰鬻則失矣即不贖亦未爲得也聚諸世守其爲非夫則同則以獨

乃贖之聚族而瓜分其隙地以絕睨者結林方氏有
搆幸公居間公謝曰昔吾大父事朱令君率以片言
解兩家之難吾何敢望大父寧詎能持平彊而後行
構者立解公遣子賓受春秋於王直指暨其季弟德
忠公語子賓孺子幸而得師師心爲上勉矣子賓既
通籍公命之庭非主上寵靈及先世遺澤宜不及
此國有春秋鄉有月旦家有宗祏稱良恒于斯無良
恒于斯孺子擇於斯二者先是子賓與計偕再詣
闕下則以母夫人病固請留母夫人語子賓與尔依
依繫一日之養孰如決筭以遠未盡之年藉令挂一

職務操清白貽父母令名即不逮猶賢矣夫人師贈
公儉十餘年一浣衣遇諸紈綺子弟輒目攝以戒諸
子諸孫此其冠猴衣徂何爲者也公年八十乃得再
封子賓奉璽善還與初度會榮矣于時猶憾母氏
之不遑將耳及其任滇左轄三世皆承馳恩既釋
京地歸而季孫一敬舉內史部棗然春秋舉首矣母
夫人舉二子長良明娶吾宗次則子賓娶於葉孫八
人一鶯一鸞一鵬一麟一鷁伯子出一貫一樂一敬
仲子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其一字余諸孫孝廉出
余惟贈公抱長者之義以終身生聞于鄉歿祀于社

世濟其美匪直于其躬而于其子孫重以錫命

三

朝 豈息四世帝賚之厚其惟善人京兆七十之年

嚮慕無已則所謂終身慕也余不敏無能一當子賓第述齊楚之言掇其大者如此

明故貴陽太守進階中議大夫泰渠龍公暨贈

安人傅氏合葬墓表

楚龍氏著武陵至太守公而益熾若屈昭景有開必先先是贈公受室於田娘公者十有四月矣贈公夢擢叢桂田寤而聞其鄉遂舉公蓋弘治丙辰夏四月二十六日也贈公負貴徵而珍叔子命名飛霄乃十

傅氏之長女良其父郡諸生曰德女長公三歲其生時月日一如公公幼受業楊太史之門孳孳問道會王文成公謫鬼方楊紹介而見公於遽廬旣知名命以翔易飛公唯唯既冠字潛之旣昏姻以内如賓禮非有故不入其宮督學使甬川張公舉公茂才已卯大司馬毛公以部使者主賓興舉公高等會大司成湛公講業函丈公負墻而聽之湛獨多公試輒舉首卒業家食絕跡公門守居郡終三年曾未得公一覩比遷去率先加金幣而造其廬乙未公奉父命受官得閭中令時郡大夫務寬政公則以有制持其平公

嘗言郡于民尊矣尊則民情易格利用寬惟令近民
近則玩玩則法削而令不行家人以父母爲嚴君貴
有制也于時境內大治邑人歌之誰謂郡臚郡有紀
母誰謂邑阜邑有龍父居十月奔贈公喪服除補太
和令公以滇僻遠文罔故疏務在經民棼之則擾故
事歲入倉粟陳陳相因不腐則秕輒坐守者公畫便
計悉爲之出陳易新料量旣平罪無所坐邑中吏事
少時以餘力除道采津甃石鳩工於民無所預會麗
江阿彌上變各以脩怨構兵所部檄公亭治之議平
而解包直指特上令最宜在臺垣尋奉徵書阻地遠

不及選乃授南京車駕司主事主督道負督舟役手
從便宜尋以太廟覃恩贈父珣如子秩母田安人
傳受封秩如母居有頃進員外郎無何大墨用事公
徙南京戶部雲南司郎中先後居郎署者八年出爲
程番太守程番古牂牁郡今更名貴陽郡治犬羊八
番諸夷故習剽掠公入境繕闢染譏出王完障塞嚴
守望備非常有告禦者則坐諸夷併力取償夷計窮
亡敢犯郡有故文學卒史陰構夷釁公發其狀收之
遂絕兵端夷方帖服郡接粵西泗城境羣不逞越境
而凶子女市彼中其酋王豹憚公威名戒凶者勿出

人脫跡至輒奉迎者以歸嘗移讞安順囚平反顧氏
一門冤獄具出論死者七人徒流者數十人王直
招稱平即旁郡且無冤民矣會金石司事起開府屬
公悉徵叢示必加兵長官石顯華懼誅請公蒞治公
朝臨境上繫諸首事者從吏議勿問其餘尋罷兵事
遂寢郡絜爲令開場市而不征置堠增捍拓學宮布
功令嘗督學使錄六郡諸生多得人居九年歷三
考矣大墨張甚諸守吏起家三物者非千金不徙官
公聞而嘆曰守也良即千金無所用無良直敝帚耳
惡用千金享之乃自焚程書請老田里公垂橐入居

無羸至其振乏絕逋有亡赴義如將不及同居袁鎮
遠歿常邸其孤幼不能喪公蹲以棺視其儉歸其櫬
思南吏目高守仁以考滿出境留不行旣鬻息女爲
資非其耦也公給資斧以往且贖其女歸焉于時監
司長吏率嚴事公鄉射則賓鄉約則主傳安人持家
秉躬力作以佐公鼎食非賓祭不陳象服非嘉禮不
攝自帷簿以及房皇無失色自舅姑以及孥隸無失
言要以借老本之同生天作合矣丁卯 穆宗即位
詔故守進階中議大夫戊辰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安
人無疾即世明年己巳冬十月十日公以天年終合

葬郡東北牛谿之原其兆大吉安人息子四長竹溪文學德中次德化舉孝廉判吾郡次青陽文學德懋次德孚舉孝廉授衛輝府司法息女一適郡諸生張九臯諸孫章卞亮立並廩於庠次言季襄並舉於楚膺起家進士出理新都寧學幼儀始在外傳人言武陵有龍種比之渥洼往不佞守襄陽公自貴陽入計幸得一奉顏色美鬚頑度儻儻天人戊午預群有司亦嘗推轂司法及次君相吾郡善先大夫乃今得以宇下結理驩蓋三世通家矣公故北面東越東粵二先正師太史而友道林比爲郎善何吉陽楊忠愍故

其抱方負直與古爲徒諸子孫率以清白承家出入
不倍其家教公居建業雅從震澤豫章諸名家游六
藝六書登唐逼晉諸子孫率以詩書入室不啻代興
按部者檄譽陽逮諸吏民不法公力持其無驗卒罷
之季子聽衛輝格上指如公嚮者法他倅以從吏諷
季季正色絕之公以世講戚吾見願善爲吾兒地吾
郡理君破成案而減大辟無慮數十百人人人謂龍
門浸高自公無害始公劉啓周盼冒造郢叔敖張楚
公寔燕之其斯爲群龍首也不佞故監楚法得表墓
式間茲去楚有年躬不閱矣惟茲太守暨安人之墓

在庶幾猶及表之且從而銘之銘曰其慶伊何倪其
積其器伊何視其質其用伊何視其適其刑伊何視
其匹其翼伊何視其息五者具備龍德彰誰其尸之
專城良歲在龍蛇歸帝鄉有堂有斧牛谿陽千秋萬
世阜且昌

明故處士新塘吳君墓表

郡中諸吳最著而海陽尤著吳田處士始生具法相
負者見而奇之曰是佛氏天童也父曰善咳而命之
曰佛童既冠字景芳長而斤斤工九章習三正新都
皆巖邑以谷量人盡土之毛不足以供什一于是舍

本富而趨末富農爲輕處士曰不然自昔王者有善惡
有土皆有籍乃今不稼不穡鑿錐刀之末利而走四
方縱自輕其失得猶輻輳耳藉令人人賈也民其無
天乎處士卒卒務力田省耕歛比歲入則時貴賤以
爲化居因而積著佐之不賈而給會歲惡處士以露
積傾里中人言任氏窖粟以待不貲此其故智也處
士笑曰使吾因歲以爲利如之何遇糴以墾鄰是謂
幸災天人不與乃盡發倉廩平賈出之居數十年富
倍上賈顧折節爲儉齋用不及中人脫有槩于中則
赴義如饑渴宗人以不及告婚予采喪予具貸不必

償里人以不使告繕道梁津務盡力而遺之利或以
不平告則居其間立解之縣分區徵田租區有長
處士故事輸公府必置羨區三百金歲爲常于是長
有加徵皆取辦編戶處士否否有司簡力羸者爲長
不足則長任之編戶正且不供何羨也處士三署長
三代輸無慮千金勿恤矣郡俗溺形家言務緩葬形
家挾短長爲市上者率以選蠕愆期處士治形家言
必入其室乃始主卜祖禰考妣皆吉封其一巖坑其
一新塘迄今世享其澤矣則又曰墓祭非古也乃今
日天子達其孰能廢之遂以其良田爲墓田以供

折俎子姓申申侍側處士陰察其多材雅言 高皇
帝播告萬方徇以木鐸首之以孝敬和睦申之以教
訓子孫五世藉先世之靈所不易者非百畝也子姓具
在其以經術爲蓄金乃築舍新塘羣子姓以修經術
遺孫大績受業成均大經大紀待命博士諸少益誠
斌矣邑人稱處士善聚如然善散如蠡急公家如御
史大夫式操子姓如萬石君故宋公以良令聞則以
鄉射賓處士其後亟請力謝不行何物田舍翁寧詎
敢辱 帝憲之再時處士春秋七十以天年終五丈
夫子奉處士喪葬于天井嶺宋祖墓左中形家法負

甲抱庚先是處士姊家由谿是爲諸程三太學王母也處士兄祝姊姊依依以室爲家自施繫以迄飾巾率于吳取給異糧加豆諸錡金日自吳來姊餘三十稱未亡人終其身亟餽不倦余聞處士高義幸同時而不相知名三太學言諸吳自處士以下莫不嚮往司馬即處士墓木拱矣願司馬表之余以先公故德處士之子若孫奄忽及祥敢不敬諾因爲表如右銘如左系如下方銘曰俗以轉轂取羸胡爲乎稼穡與其爲車也煩吾寧爲耜也佚俗不葬不泚胡爲乎堪輿與其爲生者宇吾寧爲化者居化人之居矣如夏

屋天牖爾後人以似以續松蘿而降龍首一丘翳以
華蓋捍門距其東流先庚後甲其斯爲吳處士之菟

明處士吳邦珍墓表

萬曆癸酉處士以天年終顧謂當室子堯臣他日葬
我題其石曰明處士吳邦珍之墓其後七年堯臣舉
南國又三年將與計偕謂不佞曰先君子之得通名
于司馬也則以陳山人達甫其所嚴事則方中丞定
之所善則程太守汝揚先君子死太守狀之山人傳
之中丞銘諸幽矣惟是墓門之石敢以請之司馬惟

司馬表之余始稱詩則都人士爲社南山之下處上
及山人中丞在焉會余有四方之事不遑交處士驅
然有意其爲人也處士名瓊邦珍字也世居商山始
學爲儒既就業會巴中歲輸太倉粟父以次當行處
士請釋業代父輸事竣遂賈松泖雖即次孳孳佔畢
不休他賈率用纖趨利若渴處士好行其義不持利
權買數年貲益起居常力孝弟務躬行父寢疾處士
宵衣侍卧起及歿爲孺子慕終其身弟璠生友愛獨
至迄于白首無間言即家步小康緩急不侵然諾寢
人子得處士者日益衆處士終不自矜鄉鄰有違言

處士居間輒解或有不避毋令處士知其見嚴憚如此諸吳故以貲傾縣宮室與馬膏梁紈務相高處士壹以勤儉先之去健羨某子甲故仇乙而處士地與甲連衡乙奉百金請得尺寸地扼甲處士弗與也曰寧樹德無寧樹讐卒謝乙而兩家之難解宋故祖文肅公墓在績溪沒於間右處士聲義倡衆卒偕中書君復之嘗裒先世遺書爲寶澤集又考樓居五達奉列祖衣冠藏焉會松泖盜起處士還老於家築室舍旁聚書萬卷乃悉家人產授堯臣書夙夜以身程督之門外事無所預居庭有所不醉嘸嘸二十年無

奪心堯臣寬處士百端卒信堯臣乃始驛居三載處士考終嗟乎賈人穰穰皆以利往處士由良賈誦義卒逃賈而歸儒人亦有言文人無行處士浸淫風雅不可謂不文至其擇地而履不失跬步何斤斤也或者又曰空談者無事實處士故從徐少師鄒祭酒論道不遺餘力而務張皇及其論事當成敗筭便宜抵掌如示諸斯即嚮用蔑不濟矣顧行脩而不顯才具而不施言立而不彰有子而未視其成以爲恨于時邑中多豪舉得勢愈張孝廉君不然奉身有如集木藉令僂指經明行脩之士必首孝廉語曰不干其身

于其子孫異日者足以顯公地下矣余故表其大者
其諸子姓婚嫁具狀誌中

明宗室唐府輔國將軍東一公墓表

唐定王爲高皇帝少子迄今諸國首唐東一公唐
裔也高王父則定王曾王父則新野悼懷王王父則
恭簡王考則鎮國將軍應鍾妣則夫人趙也唐十穆
具在西第新野始開東第輔國居新野東孫大司徒
稱輔國爲東一公亦曰東門氏先是太邢受封冊爲
恭簡繼妃長子宣懿王出元妃李宣懿病脅不任執
圭鎮國始勝衣藉藉多譽唐憲王請以彌鉗嗣嫡鈞

莫如尚賢太邢爭之強議乃寢及宣懿嗣國太邢傾
府庫局鑄書契悉歸之鎮國徙舍而東不持斗粟尺
帛弘治庚戌歲杪舉東一公月始恭母夫人見倍呱
呱不乳太邢躬自母之乳而幼清心目俱敏生五年
而廢視然猶以耳代目日記數千言生八年賜名字
浹于時未冠命字宗周尊名也鎮國即世公年十三
越二年受封食祿八百石夫人趙氏早世繼室以王
夫人初太邢授息子義方支子無敢耦嫡故常祿之
外無所入采地無所遺收責者趾相錯於門無所辦
仰無以奉脩澣俯無以給饗殮東一公由由然安之

拮据不遺餘力重以太邢主畫公受成頃之以次舉
贏諸逋無宿矣東一公既習九經蒐七略旁綜二氏
出入百家學士大夫過而問奇車轂相擊或私家手
錄未及懸書則左右列二女史胠篋讐之口耳相乘
較若左券暇就庭中設帳令瞽誦詩旣以詩三百授
冢孫此吾家庭訓也自言越在茅胙有遺憾者三二
憾未及見金匱石室之藏二憾不得從金馬石渠之
後三憾不得盡讀天下之書視大方猶河伯也嘉靖
庚子上禮制諸便宜大宗伯持之不報自惟報太邢
之日短無以奉晨夕驩及太邢以壽終毀瘠幾滅諸

王親近屬待之舉火者數十家門下食客數百人無倦容無德色故善崔都尉孫尚書傾慕王文成託神交矣所著有辨疑碑名獻紀略誄頌文賦樂府四時歌翩翩乎佳王孫也季年博古第以手辨之片言而折羣疑天眼具矣居常絆麴蘖第餌芝朮駐渥丹綸巾羽服日與黃冠白足俱時而琴時而奕出王游衍栖栖南陽白水之鄉時爲梁父吟自適其適戊午四月二日以天年終加之年乃老世宗聞計下有司諭祭營葬城西七里岡之原胄子宙松字以夏封奉國將軍配淑人張蒙孫碩燉字孔炎封鎮國中尉

配恭人馬女孝儀縣君孫女大梁鄉君曾孫宗正
封字子厚封如令甲余聞古有盲史斯文在茲東一
公喪明其心哲則煌煌矣上窺八極下燭九淵宜無
不可及孔炎繩武子厚象賢方諸劉向劉歆皆出天
屬昔之所闕今乃宣之掖垣推轂諸宗首舉孔炎子
厚斯其爲王父尸也往不佞受疆事東巡未及南陽
新野世德特聞敬脩疏節表王孫墓

明故處士黃飛卿墓表

余嘗浮震澤登洞庭其東有長圻山則黃給事訓故
里給事早世兄子翀修故業而思振之翀字飛卿獨

子也家世閭右故產不饒顧縣薄之門齋用百出席
之父母有疾不任家中外悉倚辦飛卿飛卿較業當
戶旣授室與徐碩人俱外逆良醫購方藥內備皮閣
奉起居母朱病肺垂二十年徐宵衣未嘗解帶王母
在殯父讓病眩將不勝喪悉自子舍任之鼎鼎從事
執親喪如王母率以詘舉羸寧校于心即傾宗母爲
儻然皆飛卿撫拾取給徐操作佐之流汗裂膚不辤
胼胝哭人謂生事死葬庶幾乎自盡也與哉既祥將
卒業自惟時過而學如日是何里俗半轉轂于四方
殆亦桑蓬之餘事也雖釋經藝旁綜百家其稱詩壹

稟于性情不歎糟粕自負傲儻浮沉于儒俠之間雅游諸名公卿相視莫逆大司馬蘇公祐時爲淮揚監司下邳倍征商將罷市飛卿言其狀削其半而商始通少司馬詹公榮引爲上客時官奉常主祭品胥史因而爲利亦倍征商飛卿以聞悉去煩苛而從簿正諸父曰訪客夜宿遷貸者將歸子毋錢胥命下邳旦日至或言約母我爽卒爲勿問也者而赴之殮爲之具櫬爲之歸孤嫠爲之恤故友王元熙喪邸舍豪執僞券訟士師遂逮其妻繫之獄飛卿以身殉其難力出不幸懼豪將釋憾于未亡人陰予什數金而減其

卷由是鄉曲誦義操違言者願質成浸假居間片言立解蓋飛卿辨有口習典故協時宜將令內熱者皆飲冰渙然釋矣徐息子五余所知者於潛令兆熊幼從伯兄兆麟皆在外傳既授佔俾夙夜程督之父失故吾則以猶大父母之急先給事之業其絕於斯乎而曹得天父母幸無恙所不一洗而父之恥非夫也凡諸古昔決言景行揭之座右以佐司箴及兆熊爲諸生列高等既而廩食則以其私語碩人東吳以文學甲萬方不啻鄒魯孺子廩於學幸哉得與於斯文兆熊與今執政遙當鴈行顧數不利歲壬戌執政舉

公車第一人飛卿竟以處士之義終蓋先廷對一日也吳人十兆熊旦暮代起獨不逮飛卿其後兆熊舉澤宮任高淳文學掌故由論著顯所部以爲多主爵擢之令於潛益以文學飾吏治監大夫部使者若藩臬若分部若牧長無不推較於潛吳人聞之曰使次公得專城頽川其復起矣處士生弘治壬戌始杖于鄉碩人之生先處士者一年其歿後處士者四年丁卯季春兆熊從兄帥弟兆科兆元兆魁奉考妣喪合喪折嶺會執政起家太史謁之爲志爲銘於潛距歙百里而遙蓋東略也嘗質所就業紹介通名藐諸孤

無良二親之澤熄矣墓木且拱巋然成馬鬣封願乞
名言表之敢徼惠于司馬惟太史職稱載信而有徵
業已微處士于郭林宗黃叔度之倫一言重于九鼎
夫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清之不濁澄之不清兩君子
由此其選藉令親炙孔氏斯其得尚于中行處士儻
然近之則亦獨行君子之事也

太函集卷之六十二

太函集卷之六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七首

勅建憫忠祠碑

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徇國家報知遇耳
侯羸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
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郎署率有味乎其言無何
公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
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投箸起也曰虜鼓行而西
掩我不備不蚤計謂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

平賊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
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
面不減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
五徇軍中旦日陳如前公從中軍鼓之進賊數謂官
軍怯亾鬪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鬪謀者謂賊張
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亾能以一矢
相加何謂虜張我寔張虜我師左次彼且益張江以
西危矣士死鼓將死綏業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
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
意氣勃勃躍馬當賊鋒開弓射殺二人又一人死公

脰脇中槍者二左臂中刃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
唐鴻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計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
遂不食保母諫曰主死長郎君宜未即知脫自太學
來奔宜未即至母第自決其誰歸主喪淑人以爲然
乃彊食公喪至歟淑人絕口不內水漿所親率以太
宜人春秋高諸孽子未立爲淑人請淑人目適子曰
喜敬長矣凡諸俯仰敬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
不能以此逭死而父死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卒不
食越五日死部使者遞上其事 詔贈汪一中光祿

寺卿廕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謚視周

節愍同贈程氏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春秋祀
嗟乎公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真丈夫事淑人誠
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皭然與首
陽爭烈即女丈夫亾論已乃今列在祀典廟食鄉國
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異然而趙俛然而式即日大
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其或不然抑亦赧然汗顏
悵悵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偕老爲也昔
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
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
忠愍有妻殉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名

也顧余不佞亾能爲公祭一辭謹述祠事所繇勒諸
麗牲之石且爲樂章三闋授升歌者肆之其辭曰
服兩驂兮采蚪陟帝所兮周遊倚閭閨兮矚九州盍
歸來兮棲故丘要巫咸兮歌且儻把瓊芳兮懷椒糈
荃何爲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苦

右迎神

春雨今秋霜列籍兮華堂星熒熒兮在戶靈翩翩兮
來下陳上尊兮楹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鍾采連理兮
木末羞比目兮水中忽若近兮倏遠我心勞兮懾懾

右降神

牛服箱兮女結襍濟河漢兮吹參差乘廻風兮駕脩
阻願終老兮河之濱操索籥兮陰陽參太乙兮平草
延佇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

右送神

襄陽重建須彌寺碑

萬山峙襄上游大堤引襄城而控楚往余守郡漢水
齧堤而瑕余亟治堤既訖工而余出境後十年余蒞
開府堤益瑕不治則堤亾不堤則城壞不城不郡楚
何賴焉余檄庶司相與經始既首事余以巡工登萬
山故老十餘輩以杖者見山故有寺寺曰幽蘭經言

道安鐵佛夜遊因而布塔其後圭峰以講經棲宿四
衆歸焉形家者言襄城若筏大堤若維萬山砥柱江
流則其樞也冠山爲寺旦暮鐘鼓相聞猶之固樞嚴
維形勢合矣以故人文代起張楚居多睨者以爲奇
因毀寺爲墓郡中文物革革而其後世亦衰是在明
公寺之便余閱藏經覈舊志其言有徵籍其地公家
置封樹勿問乃疏其狀授比丘悟才首謁襄王若
諸侯王次分部若庶司次卿士大夫若三老豪傑各
以其力佐工費脩復之王曰善哉自孤以下皆如約
余爲之更定方嚮易其名爲須彌百聚子來不旬月

而事舉余移鎮全楚命比丘伐石碑焉既以右司馬入朝不遑具橐及余得請歸子舍比丘三至肇林余遙服三年喪病歿久矣其後至則致諸侯王卿大夫之命及博士諸生三老豪傑之言明公云襄餘十年郎關之戍併而入楚須彌芥子耳吐者將復茹之幸而良有司持之堅則明公之籍在要以永賴籍莫如碑裏人日幾幾望之敢冒死請雖余日食不能盡二溢米安敢食疇昔之言世儒排擊西方未及望門而深詆中再余自丁年業白始繙諸經其言曰心生則法生法界惟心造是心也深入無間磅礴無方大地

爲纖微塵爲鉅由是而幹天造協地靈天且不違地
於何有彼其上乘諸法無罪福無機祥今茲率作以
奉莊嚴捐捐然將爲境內致祥而徼福抑末也顧心
無所住住則不生故法生于心心滅于法何以故心
在無法法在無心故也自余在事歲星始周二三天
夫接粧而躋九列薦紳學士遞對公車上之則國
步愈康下之則民生畢遂就主張是其惟堪與吾亦
一無心佛亦一無心天地亦一無心也此之謂不斬
祥而祥不斬福而福即佛力非所及也羣力何與焉
歸休乎比丘吾無庸吾碑矣比丘唯唯奉足其何以

復諸侯王昔匿王觀水恒河行年過化色有童耄水無異觀此無生法也漢水或淫而北或溢而南岱曰有常猶然難必其信而况堤于_是城于_是寺于_是直與汨同出與沒同入耳寧詎能必其勿壞哉萬山之陽梁帝子分經所也諸侯王悉出天屬何論昭明第回西_方即十地住矣是諸法王子也何謙焉比丘唯唯帥初其何以報都人士我聞曰但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妙有本空無庸孰有拘生爲實何異鑿空實則空華空則實際此出世間法也二者奚擇焉使龐居士而凡夫_一論已使居士而非凡夫也

率有味乎其言襄陽當南雍州盛冠蓋里乃今則莽
蒼耳即堂斧安在哉居士寺鹿門巋然迄今不廢疇
空不有疇有不空我思至人正言若反須彌妙矣高
矣首三界紐十方其斯爲化人之居其斯爲游方之
外彼直將以一杯而蒙佛土焉能以不實實之故齊
失得則人我忘忘人我則純白備六度故多檀施則
都人士其人乎比丘投五體而白余言悟才河沙衆
耳幸得爲須彌役願一聞獅子吼而振之嘻此不二
法也襄人直以沙門保寺寺保堤堤保城城保楚不
且爲沼故危諸佛有言生死事大譬則懸四大于一

枯蔓之上距幾及于九淵二鼠噬其上而四蛇從之必無幸矣危之危者也宣房瓠子終不以沉璧故而殺其灾襄人受命于上方遙相保者得矣日遷月化爾所自保者何居夫無內則法身無外則法界身不立界界不離身于時保之萬劫常住敵不橫也毋復問珠于是比丘遠坐着三頂禮者三一振錫而去

徐汀州政績碑

徐使君故爲汀州守以禦寇得民使君既去汀汀數被寇汀人士德使君愈甚屬萬光祿廷言碑之蓋使君去三年光祿移郡司理相後爲近固宜得郡政爲

詳其後十有五年潘太守民模在郡使君歷閩藩臬
且進監司諸父老以使君積勞在閩其功用自汀州
起會碑亭圯相與葺而新之謂不佞習太守而善使
君因介太守以碑請蓋以不佞從事境內最久宜若
于其身親見之乃今歷年滋多論益定矣不佞始歸
子舍力謝不遑明年太守既遷使君亦以上計出境
諸父老固以爲請乃庚爲之碑嘉靖中歷下李于鱗
江東王元美並以論著顯使君及廣陵宗子相武昌
吳明卿畢起庚戌相參而稱五子云朝士既負五子
奇嘸之甚五子亦各以奇自負不取苟容即使君溫

溫曾不免於睚眦于時歷下江東既出使君亦補汀州廣陵由執秩叅議閩中武昌左美朝士笑曰此曹徒以雕蟲末伎爭自奇乃今以有土行懼不足以當五百里何奇也歲丁巳使君始入汀州州故無郛附郭而居者什五六會廣寇蕭五擁萬衆猝至男女無少長爭入城守者亟閤門咸擁門不得入甚或相枕籍死使君下令門勿閤守請以身當之乃分遣材官備寇方嚮遠近使君安坐門外令守者引組別塗男黨由左女黨由右各循組入陰戒屬邑爲備則皆登陴寇薄寧化不得逞走建昌尋由羊角霸越會昌奪

舟下使君發簡士一旅壁古城山寇方圍指揮董珖
係累男女數百計兵至圍解獲係累者釋之使君度
寇必趣間道歸此可襲也遂授筭武平令徐甫宰伏
兵高吳出寇不虞大破之藍屋斬酋長釋脅從使君
卒以爲徐令功獨最徐令時島夷大入薄海紛紛羣
盜穴上杭武平永安界中無所問使君請城三圖據
要害就其中立撫民館則以捕盜通判蒞治之無何
汀州悉定會使君入計尋奔父喪郡中浸失本謀復
大亂及不佞受事脩使君遺策迄今乃安諸父老又
言使君起法家故文無害即片言折郡獄凶不當人

人心其爲政厚于人倫而壹稟於經術指揮王月以
戰死使君爲之請卹立祠孝子丘文岐以天年終則
以公糈糈其孤子四時課博士弟子殿最有差殿者
必朴之庭不假貸至爲之解紛賙急不啻父師嘗創
寇患亟欲城右郭又以汀水東西來一反張一直射
皆倍形勝亟欲鑿河糴曲中堪輿使君瀕行謁分巡
王僉事涕泣語曰兩者未遑守之責未塞也願明公
筭後來者舉之其後築城則楊太守世芳鑿河則金
太守立愛一如使君指夫有文事者其稱述豈不足
多猝而以吏事責之懼將不效比疆事急其有武備

者幾希使君參五子而被羣猜則其文以也顧授之
吏事吏事治授之疆事疆事平文武備而民依焉即
古良二千石無讓矣時子相方在分部相與夾輔著
保障功其後邵武得明卿與汀州埒屬不佞在事則
以明卿最聞且梓子相遺事抵元美爲之序乃今省
會祠事子相使君則又屬元美碑之然則爲使君碑
真不佞事嗟乎于鱗子相已矣顧其所以爲不朽者
存使君駸駸周行方與元美明卿相先後藉使其奇
畢見曾何負當世哉其次翁名損於治郡時則偏長
耳惡用經術爲也不佞有弟道貫嘗師于鱗既聞不

佞言意咷咷喜且曰昔使君起汝南李先生亦嘗以是盟使君矣乃今諸君子具在庶無負先生乎使君名中行字子與吳興人潘太守出襄陽則不佞故郡中士

許氏家廟碑

郡東門爲高陽里許氏舉宗爲祠祠則太子詹事國所授成其兄子和舉羸者三之一和曾大父曰弘達故以力田起家在邑則舍故里之南距東門五百步而近在田則舍東菑之曲相距五十里而遙自言吾家夾谷喚區是可以善吾生善吾死乃召偃師爲

夫婦像置之寢以待戶居久之寢災二像僅免諸子
姓瓜分故址睨者或以璧假之和乃徙二像而奉東
菑曰吾曾大父所樂遊也顧宿春糧乃可適惡能日
月至哉則又徙而奉之東門之東視昔爲近然猶孳
孳不忘故址諸以璧假者卒歸和于是仍舊貫而廟
之上岑樓而下路寢上之與主二像四子祔焉季曰
尚賓爲和大父下之主和考妣考曰昌妣曰楊其經
制載詹事紀中奕奕乎新矣工既考都人士率多和
昔在桓僖備如拾潘乃今二像歸然存也其得天乎
高帝留沛魂魄亦將依焉乃今不失舊遊是爲得地

昔魯不能得周公之祀卒亾許田乃今人得人亾全
歸楚獨得人矣諸議禮者或格衆議而求多舉宗業
已有祠尚安事廟廟自七而一自天子而官師禮不
下庶人故不廟即本中富而好行其德如禮何不佞
故起禮家退然毋敢輕議夫七世之廟惟天子尊次
五而三次二而一要皆以位爲差不仕不田不田不
廟禮有順而討者是也文公之制家禮也位不必同
而廟同我世祖因之合九爲一無慮諸侯王大夫
士廟一而已吾郡故刑禮俗遵世祖而法文公凡
諸貴族世家一祠足矣禮有經而等者是也既祠而

廟君子何謂已瀆乎宗則有祠祠繼別而爲大宗也家則有廟廟繼禰而爲小宗也自義率祖言有尊也尊則百世而祠自仁率親言有親也親則五世而廟尊尊親親並行不倍禮有推而進者是也語曰人道親親也親其所自生則由禰而之祖尊其所自始則由祖而之曾矧地則故棲祝則故主故自曾大父下達尊祖親禰而仁義該焉禮有順而撫者是也夫禮時爲大順次之宜次之禰次之順而討者禮也非時也經而等則順矣推而進則宜矣順而撫則禰矣亾于禮而禮也是壹稟于禮經不仕不田不田不廟古

道則然于是諸侯不以地領大夫不以采食彼其美丘乘而連阡陌何可勝原如必仕而后田田而後廟生今反古將焉用之此所謂時也且也今之廟昔之寢也寢以居人寢善則人安之美事存之道也廟以居鬼廟善則鬼饗之美事亾之道也然則今之廟祭何以異于寢哉事亾如事存孝子慈孫之心校矣校于心而后順協于義而后宜立文以飾情而后稱本中以好禮著其知禮意矣乎不佞道昆既勒麗牲之碑因輿誦而爲之頌頌曰亹亹長公邃邃繩武收族敬宗本之尊祖聚食于指肯無擇中田廬刀布悉振

其窮近屬周親亦既累百代爾拮据既優且給有嚴
有翼祠廟並興遠則大岳近則先靈相彼融風云胡
不戒先靈是馮災而無害依依環堵里之上腴不茹
而吐先靈所趨固勢允減輪奐具美曾孫饗之爰及
祖禰良田負郭五畝六之爲牲爲幣爲醴爲粢乃禘
乃嘗勿疏勿數仲春季秋吉月惟朔昭茲祀事世以
爲常隆禮由禮是謂有方長公曰嘻無念先世幸茲
令言詔我來爾公季曰穉國學受詩聞而三歎竊比
奚斯

重脩采石太白祠碑

夫稱詩莫盛于唐唐詩莫盛于太白采石故有特祠
祠太白則太白以采石終焉 高皇帝都金陵去采
石不百里于時釐正祀典黜諸不經而采石祠事獨
存則以其人存也唐制以詩論士自天子以至衆庶
莫不稱詩其以詩鳴者無慮百家自朝廷官掖以至
州里丘間莫不亟稱太白其後躋子美于壇坫互爲
桓文則以太白翩翩負凌雲之氣謂之仙才子美深
造而默成命方員而中規矩謂之詩聖分部而出率
爲三駕先鳴九合之師勿恤左次顧子美雅以無敵
負太白太白猶然姍笑之美言中竊放言中權宜必

有以也當時自賀監而下與國同盟若在葵丘則齊爲政昌黎以興文命世必避李杜先登雖有宋急經術而緩聲歌終不以其故而貶太白明設科沿宋制緩急與同弘正之間其詩唐矣嘉靖初載論道者務根于心即辭之工不雕蟲則刻櫛耳彼已師門相望尸祝相乘直將役屈宋而僕鄒枚于李杜何有今天子務求二帝三王大經大法壹稟于中庸暇日課文學侍從之臣同歸雅頌貌言雖華必覈其實眇論雖詭不吊而亟屏之凡諸弦誦之室俎豆之庭責在有司非令甲者必毀由內及外則首善先焉直指

使者定遠張公按部南國由當塗歷采石攬轡而登
太白祠則以使者務觀民風必自聲詩始蓋風爲詩
首而太白以古風擅場乃今祠不治則荒風不流則
閑觀風者事也乃屬郡守相林君某主計羅君某陳
若某張君某相與協謀當塗令楊君某受其成某某
董其役徒取諸授糈費取諸贖金工不踰年乃告成
事直指公介二千石屬余爲太白祠碑余惟太白以
任放終身語載碑史其人故耽不死之術其斯爲委
蛇也與哉而書傳墓碑皆云病卒語其常也藉令自
託于酒人馮河無悔直指公必有慨于中矣惡用履

其地新其祠爲顧余孤陋寡聞亦嘗得其軼事夫人
主之尊如天也其威如雷霆其不測如風如電臣下
鞠跽擎拳雖敏者無所措手足囁嚅屏息雖辨有口
無能出一辭乃若寵人御士據要害于喉舌心膂之
間恣已愛憎權傾威福雖有法家拂士鮮不折節下
之兩端云何其分絕則其體尊其迹親則其勢重故
也白以布衣應召玄宗降輦步迎甚者授七寶牀饋
方丈食亾諭已乃若承宣被酒扶掖登舟草嚇蠻書
則貴妃力士爲之供役賦清平調則千載而下爲之
伏膺夫非巍巍者邪夫非赫赫者邪一何藐也尋以

將從連坐出九死而逆殊方蓬累自如視夜郎猶采
地耳子美同于遇王恒自足于榆枋及其避地三川
僕人轉徙卑栖待哺不異鷦鷯猥云憂國憂民許身
復契浸假而當一官授一事即啁啾矣益焉其一嘬
嘆其一戚戚相與絜量廣狹豈曰能賢老氏之言曰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吾嘗聞儒行於仲尼則曰得之
自是不得自是驚則寵辱至矣自是而兩忘太白生
平不讀非聖之書庶幾乎冥合于先聖彼直以玄同
爲口實抑或寓言太白故蜀人于直指公爲鄉先正
直指公方以文學飾吏治所部斐然嚮風當世惟祠

事爲折折而直指公獨與二千石更始此其慷慨激
發蓋亦太白之遺風乎天寶中授白翰林供奉代宗
即位拜左拾遺翰林學士時白已亾題祠以字而不
以官則其字顯矣

督府劉公平蠻碑

上方以文治治天下猶危危然脩武功于時北虜稱
臣東胡伏質凡諸揚波伏莽之屬莫不殄夷自有區
夏以來此其極治者也顧惟粵西八寨糾合古田自
昔播亂抗威同惡相濟王文成田州之役順道加兵
會請告歸疆理未逮殷司徒古田之役許以便宜首

傳剥膚次及辱齒其黨陽爲悔禍志在逋誅歸我版圖依我戍守遷我要束就我羈縻時以東粵連兵不遑窮治其後乘間竊發益生戎心久之則寨循業寨撫安增八爲十躡我障塞撓我師徒侵我土田禦我道路係累我士女虔剗我人民其罪浮于古田貫盈久矣 上命劉司馬堯海居督府張中丞任撫粵西顧御史鈴則以直指按部會武緣上林告急相與集議以聞 皇上端拱而蒞萬方萬方莫不臣妾茲八寨猶復怙終寇虐且張亟須滅此而後安枕本兵覆請 詔許出師務在破賊安民毋或騷動既得請

直指不及代而行督府移駐蒼梧則與中丞合謀而后決策在法什則圍之彼其聚黨萬餘人據地五百里潰而鼠竄難與周防外氏有言雖虎捕鼠必舉全力赴之一不勝則鼠化虎矣粵西發各部土兵六萬號十萬簡操募兵二萬分布中堅益以東粵浙兵三營兵足矣粵西發鹽利五萬益以東粵軍費萬緡食足矣粵西各除戎器以待用有不足則自東粵助給之器足矣全力既具杜鼠惡用黠爲中丞自宇下坐制之全勝之道也中丞謂善遂相與部署諸將兵乃屬總兵王尚文併將諸部自閩以外悉聽將軍

尚

方授節在焉不用命者殺無赦乃檄左叅政彭文質
主軍與蕭相國以餽餉戶首功則叅知事有司不辦
者坐之法毋絕後車乃分道進兵盡信地爲四部東
南則副使陳俊監叅將李應祥軍三里直北則叅議
姜忻監叅將倪中化軍折城正西則副使侯國治監
叅將于嵩軍夷江西南則叅議李一迪監叅將張榜
軍上林乃爲師期鐫鐸並進則以徂冬十二月二十
日首事迄春三月三日班師乃聚軍吏而申誓之所
不奉 詔令而闌及良民者有如此誓既料賊黨聞
風先遁必奔思恩潯州豫檄當路諸屬邑厚集丁夫

以待漏網賊尋至會督府所遣故參將梁守愚部援
兵邀擊殲之既則以北五諸聚落習與賊通畢事而
移兵平之便各部如期而進賊猶設險以距我師我
師奪險先登賊披靡而退收保我師賊鼓深入直搗
諸巢巢覆而奔亾匿架阻乃復申令搜剿噍類無遺
北五諸聚落悉平壹如成算以俘馘計蓋萬四千五
百八十有奇其餘焚巢墮塹殲于不毛殊三千衆盡
美會胡直指代按部下車而蒞行間軍正論功有差
令諸材官咸獻其狀直指輒然而喜作而歎曰是役
也師武臣力功販販足多要以壯猷壹稟于督府勝

算卒出于甲丞其功上上在令甲御史不得言境內
功有莘觀厥成敢無辭以徵後世粵西名山甲窩內
願鏤十仞之石以當豐碑宥不文將假手于東里往
余與聞邦政不敢謂不知兵督府著不世功非金石
何堪遂不避追琢大爲之銘銘曰 世祖初載張皇
九伐首及蠻方桓桓新建佳兵不刃藉寇勤王蠕蠕
八寨血牙從目伺我苞桑我師既旋薄茲負固駢首
斧戕舊勲云亾相沿草昧旣雍滋長搆亂一方爲蛇
爲豕爲虎爲狼賊我旣臣掠我藩帑倍畔天常厥有
古田切近都會其罪彌彰 穩考明威聲罪致討爰

整戎行乃 詔司徒諫以天網用命者憾狼子野心
翻然革面相帥歸降其往勿追其來勿距恢若包荒
譬則吞舟脫于罪罟鼓鼠洋洋下民怨咨普天樂土
胡獨逢殃 帝曰汝誨賜履南服百粵胥臣 申命
汝任周行問俗其惟爾良二臣一心遏茲亂略夙夜
皇皇彼醜不馴毒瘍有衆擢髮莫詳 帝命徂征典
師十萬三月聚糧元戎帥師諸將分部其陳堂堂或
典護軍或司餉士寔爲紀綱自冬迄春七旬在事不
愆于襄繫頸陳尸百千萬計京觀相望叶獻捷于
庭告于 郊廟神貺無彊元老專征宜從異數以荅

非常督府不居伊惟聖武三事肅將赳赳腹心以
身殉國鷙發膺揚肉食鄙人錄錄成事寸無所長直
指曰嘻上臣讓善歸諸天王柱後司直惠文簪筆
無善不章誰其銘之折父之亞以先太常

績谿縣許令君棠陰亭碑

十九年詔計臣疆理寓內而更其籍令有司復畝經
野計日告成最能事殿愆期慶讓自所部始先是都
人士謂新都守在經界故籍具存亾假紛更第仍其
舊于時申令不啻三五所部廩廩將順之明知其棼
治之益急有司直將以時爲月以日爲年匈服騷然

無所措手新都之縣六其一則割歙東略而縣績谿
枕山帶河非深阻則磽確爲都者十有五曾不足以
當百里之羸許令君下車與疆事會所部程督日至
列邑皇皇令君獨以身任之曰是在法非法何經乃
絜爲令二十四章布告都鄙鄉遂既而曰法立矣是
在人有治人斯有治法乃里舉公正一人爲植習事
者六人職弓職書職筭佐之于是出舍潼山之陽誓
百執事今茲之事君事也民事也與我共此者其惟
百執事之良 詔令有關土無增糧斯其加惠元元
德意乃任土作賦務去其浮公私得矣毋枉橈毋遼

巡母作姦母傳食不用命者罪無赦有違言則就此
聽之百執事日有程日暮則奏草以代獻狀畝有表
履畝則樹表以代質成吾其爲百執事先亾敢後遂
以印綬屬江文學躬策馬以徇邑中至則視馬首所
嚮方命射者發矢隨矢所墮執度者從之讐者籍勿
更不者創勿籍既則以分土之宜曰首廬舍丘墓次
土田次水庸山賦下下績故巖邑山當伍之參甚者
不毛宜非人力所及矣僅取足芻蕘其下火耕而畲
其賦或視田或視地其以芻蕘者從舊芻畲者從新
不盡利以遺民有司事也既又籍諸遺塚益之以禁

步三舞與產但既弱者毋得因而爲利懼上有不察則置陋以開告密擅遺姦懼下有不及知則揭草以名聚觀糾則糾繩則繩即面質而折其衷矣令君門祁寒歷險阻露宿三月乃始告終所部獨多令君首課最籍既上則徙令君金壇令君既出疆都人士帥諸父老亭漳山曰棠陰以比召伯境內居者耕者灌者封樹者樵蘇者步過亭下莫不舉首加額而呼令君令君舉績谿之步步金壇不旋踵而底績會有言折精不便者某子甲亦以山不及丈爲辭代者輕用其言羣小入矣籍少更率自及所部悉屏其籍復令

君籍如初故父老名百執事畢赴亭下百稽首而呼
有天籍存則令君存望是亭如望令君賢于戶祝遠
矣往余爲邑無狀顧得當烏傷令君起家東陽相去
二舍而近余去邑令君未及生及令君入新都亟
稱余陳事甚具大都兩造親聽車轍幾徧城中諸父
老謂余雅受令君之知屬余勒碑亭上要以召南之
什余則安能其賦甘棠著遺愛也君喪左右天子都
二伯而總諸侯居尊而民易親聽卑而民易達以故
分陝之治卒與周南同聲民到于今誦之矣當世監
大夫部使者受命而出務在親民其率也尊而不親

堂七仞而門千里重以嚴居鑰倂千扼燿若神明可
望而不可就下此則爲分部爲專城猥云遍殺其尊
其難近亦若是耳縣于民最近固宜家至而日見之
徒以要束受于上官全力分子辨應什七簿書什三
期會什五徵科雖有甘棠曾不及爰藉令不下堂而
聽民治豈不孳孳病在追呼懷急論報濡遲雖得其
平民未稱便循是不變民其得我者幾々令君始入
官適逢建事之會無論胼胝二邑百世之利歸焉即
民之隱地之宜興革損益明若觀火百聞不若一見
固非虛言與治同道罔不興斯可觸類而通矣脫使

監大夫部使者破擁格從便宜其在行部貶高時而
通下情其程有司屏彌文而急周視風聲所被何讓
驕虞異日者令君率由此興予日幾幾望之矣令君
名弘綱字張之舉庚辰進士

太函集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三